

《鲁迅全集》

校读记

孙用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鲁迅全集》校读记

孙 用 编

责任编辑：朱 正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

198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58,000 印张：16.125 印数：1—10,900

统一书号：19109·1495 定价：1.30元

小 引

鲁迅先生的著译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他的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活，和时代息息相关，和人民心心相印。他的创作，正如他在一九〇二年那首诗中所说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直到一九三五年年底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所写的“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⑥3），切切实实地成为“有着时代的眉目”的“诗史”（⑥4）。他的翻译也不例外，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三六年的种种译文，说明了他介绍的标准不尽由于个人的爱好，而更是为了时代的需要。他在一九〇三年出版的《月界旅行》的“辨言”中说：“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⑩152）三十多年以后又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表》的《译者的话》中说：“在开译以前，自己确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介绍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⑩396）

至于写作态度的认真，鲁迅先生也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必说他的许多关于创作和翻译的理论、实践的指示，对于我们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就是他在自己的文字上所作的单词片语的修改，也给了我们不少的启发。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中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④364）又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④512—513）这些话实在使我们受用不尽！

鲁迅先生在《不应该那么写》一文中引了苏联作家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的话说：“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⑨311—312）鲁迅先生的手稿就正是这样的学习教材。这些年出版过四本《鲁迅手稿选集》，《鲁迅手稿全集》也正在陆续出版之中，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便利。可惜他的手稿保存下来的不多，根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统计，除了日记、书信、古籍与金石的辑录，以及学习笔记之外，文稿、诗稿、译稿三项并计，只有整本的五种和零篇的二百余题。而且，在这些保存下来了的手稿中，许多是作者为了编文集而从最初刊出的报刊上手抄下来的（本校读记中称之为誊清稿），那上面往往只有极少的改动，甚至整页一字不改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在另一部分手稿上有较多的修改，可是其中有些涂改的字句又不易辨认。

然而，因为鲁迅先生的著译，在编成集子以前，极大部分

都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过，将这最初发表的和后来集印的两种文字对勘起来，就往往发见许多不同之处，这些不同，当然应该看作是经过了上面所说“写完之后加以增删”以后的又一次改动了。这样的改动不但更有力地说明了作者的认真写作的态度，而且尤其是学习者的最好的范本。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从这些增删，虽然看不出未定稿本的怎么改动，然而完成了的作品的苦心推敲”。

这一本《校读记》的内容分两部分，其一就是这样的两种文字的对勘，另外编录的是有关原书的资料性的文字，如写作的缘由、作品的意义、发表的年月等等，而且十之九以鲁迅先生自己的话为依据。

关于对勘部分，还必须作几点说明：一、因为最初发表的报刊未能全部查到（也有极小部分在当时未曾发表），所以这些对勘是并不完全的；二、在我的校本中，是将两种文字的差异巨细无遗悉予标记了的，但是并未全部录入本校读记中，这是因为，由于汉字的简化和异体字的整理，有些文字的改易录出已无意义，另一些异文显然是对排印时误植的纠正，还有一些标点符号和排印格式的更动，都只录出极少一部分，倘若全部录出，则本书的字数势必要增加一倍以上。但是一切比较重要的增删和修改都已全部录出，以便读者研究。三、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对勘的文字的不同，其中也许有万一的可能：并非作者的增删、修改，而是最初发表时的误植，或后来集印时的遗漏。

鲁迅先生的一部分著作，是在他逝世以后由别人编辑成书付印的，例如《全集》第八卷的《集外集拾遗补编》，第十卷的《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以及第九卷的附录《中国

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都是完全按照最初刊载的书刊排印的，《汉文学史纲要》以及书信和日记则是按照手稿排印的，都不存在两种文字对勘的问题。另外，《中国小说史略》对于最早的本子《小说史大略》来说作了颇大的增删和修改，《两地书》对于原信来说也是作了颇大的增删和修改，出入太大，不可能逐字逐句进行对勘。对于这些改动应该有另外的研究，自不属于本校读记的范围。因此，这一本《鲁迅全集校读记》实际上只对勘了第一卷至第七卷。又，关于鲁迅先生的手稿，自应再作一番校勘的工作，但也只能待诸日后了。

最后，说明一下本书注明页码的方法：圆圈中之数字，指一九八一年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卷数，其后的数字为该卷的页码。圆圈前冠有“译”字者，指《鲁迅译文集》之卷数和页码。圆圈前冠有“手”字者指《鲁迅手稿全集》，“手”字后的“书”字指《手稿全集》之书信部分，余类推。

目 录

小 引	1
《 坟 》校读记	1
《 热风 》校读记	37
《 呐喊 》校读记	65
【附录】《 呐喊正误 》	97
《 彷徨 》校读记	101
《 野草 》校读记	142
《 朝花夕拾 》校读记	159
《 故事新编 》校读记	176
《 华盖集 》校读记	184
《 华盖集续编 》校读记	206
《 而已集 》校读记	223
《 三闲集 》校读记	246
《 二心集 》校读记	260
《 南腔北调集 》校读记	282
《 伪自由书 》校读记	319

《准风月谈》校读记.....	340
《花边文学》校读记.....	370
《且介亭杂文》校读记.....	385
《且介亭杂文二集》校读记.....	409
《且介亭杂文末编》校读记.....	450
《集外集》校读记.....	466
《集外集拾遗》校读记.....	485
 后 记（朱正）	 505

《坟》校读记

一

《坟》是鲁迅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所作论文的结集。一九二六年作者在厦门编定。收论文二十三篇，编集时撰写《题记》一篇，跋语《写在〈坟〉后面》一篇。一九二七年三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一九二九年三月再版时曾经作者校订。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致李霁野信中说：“《坟》的校正本……于前几天寄出了。”（⑪627）四版时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书中各篇都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现将最初发表报刊的名称、期数、发表日期和发表时之署名列举如下：

人之历史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日本东京《河南》月刊第一号 署名令飞

科学史教篇

一九〇八年六月《河南》月刊第五号
署名令飞

文化偏至论

一九〇八年八月《河南》月刊第七号
署名迅行

摩罗诗力说

一九〇八年二月、三月《河南》月刊第二号、第三号 署名令飞

- 我之节烈观 一九一八年八月北京《新青年》月刊第五卷第二号 署名唐俟
-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 署名唐俟
-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署名鲁迅
- 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四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经作者重加订正后又发表于同年八月一日上海《妇女杂志》第十卷第八号 署名鲁迅
- 未有天才之前 一九二四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刊》第一期，经作者校正后又发表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京报副刊》第二十一号 署名鲁迅
- 论雷峰塔的倒掉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期 署名鲁迅
- 说胡须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署名鲁迅
- 论照相之类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九期 署名鲁迅
-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十五期 署名鲁迅
- 看镜有感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语丝》周刊第十六期 署名鲁迅
- 春末闲谈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一期 署名冥昭
- 灯下漫笔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二十二日《莽原》周刊第二期、第五期 署名鲁迅

- 杂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莽原》周刊第九期 署名鲁迅
- 论“他妈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七期 署名鲁迅
- 论睁了眼看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日《语丝》周刊第三十八期 署名鲁迅
- 从胡须说到牙齿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十二期 署名鲁迅
- 坚壁清野主义 一九二六年一月上海《新女性》月刊创刊号 署名鲁迅
- 寡妇主义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京报》附刊《妇女周刊》周年纪念特号 署名鲁迅
-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署名鲁迅
- 题记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语丝》周刊一〇六期 署名鲁迅
- 写在《坟》后面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语丝》周刊一〇八期 署名鲁迅

编辑本书的缘由，除了在《题记》中有所说明外，作者在《集外集·序言》中又这样说：“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先前自己编了一本《坟》，还留存着许多文言文，就是这意思”。（⑦3）

本书原拟称为《莽原丛刊》之一，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致李霁野信中说：“据长虹说，似乎《莽原》便是《狂飙》的

化身，这事我却到他说后才知道。我并不希罕‘莽原’这两个字，此后就废弃它。《坟》也不要称《莽原丛刊》之一了。”

（⑪493）

本书初版本的封面画系托陶元庆所作，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致陶元庆信中说：“《坟》这是我的杂文集，从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现已付印。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⑪492）又扉页上的一幅小图，则系鲁迅先生自己所作，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致韦素园信：“寄上《坟》的序和目录，又第一页上的一点小画，请做锌板”。（⑪495）

* * *

《人之历史》中有云：“西国创造之谭，摩西最古，其《创世记》开篇，即云帝以七日作天地万有”。（⑪9）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李霁野信中说：“关于《创世纪》的作者，随他错去罢，因为是旧稿。”（⑪509）案《旧约·创世记》是所谓《摩西五书》之一，并非摩西所作。

* * *

《摩罗诗力说》第八节介绍了波兰诗人密克威支，后来在《〈奔流〉编校后记》（十一）和《“题未定”草》（三）中，作者一再提到这篇文章，说密克威支“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我曾在《摩罗诗力说》里，讲过他的生涯和著作”。（⑦185）“‘介绍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

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

（⑥355—356）

又同篇第九节介绍了匈牙利诗人裴象飞，后来也在《〈奔流〉编校后记》（十二）中提到这篇文章，说裴象飞是他“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并说关于裴象飞的事迹，“《摩罗诗力说》里也曾说及”。（⑦189）

* * *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在《热风·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中也曾提及：“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①362）

* * *

《娜拉走后怎样》是一篇讲演，当时的记记者是陆学仁 and 何肇葆。

* * *

《未有天才之前》也是一篇讲演，当时的记记者是万超恒。

* * *

关于《论雷峰塔的倒掉》，可参看《通讯（致郑孝观）》（⑦233）。此信写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关于“雷峰塔与保俶塔”的考证的。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作者又在篇末加写了“补记”。案郑文在《京报副刊》发表时，文后有记

者附记“伏园敬案”，其末句云：“我在末了恭恭敬敬的向鲁郑二先生道歉”。

• • •

《杂忆》第三节中所说的江口涣氏的文章《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后来收入《鲁迅译文集》（译⑩462—469）。

* * *

《论“他妈的！”》中说：“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①231）案《工人绥惠略夫》第十二章，亚拉借夫骂宪兵们的这句话却是直译：“我用过你们的娘”。而且还有译者的小注：“俄国平常的骂人的话”。（译①283）

关于此文，作者后来在《新的世故》一文中又说：“我做了一篇《论他妈的》是真的，‘论’而已矣，并不说这话是我所发明，现在却又在力争这发明的荣誉了。”（③150）案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五期《走到出版界·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他妈的！’那几个字，便是莽原第一期我在《绵袍里的世界》才初次使用”。

* * *

关于《写在〈坟〉后面》，作者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写作此文时的心情：“我自到此地以后，仿佛全感空虚，不再有什么意思，而且时有（《两地书》八三“时有”改为“有时确也有”）莫名（《两地书》作“明”）其妙的悲哀，曾经作了一篇我的杂文集的跋，就写着那时的心

情”。（手书②119）

同月十三日致韦素园信附有另纸二页，非常认真而细致地标明着关于排印此文的格式。（①499—500，手书②94、95）

二

《题 记》

①3第6行：“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原刊“便”作“就”。

①3第8—9行：“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原刊“又”作“还”，“当时”作“那时”。

①3第10—12行：“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原刊“但”作“然而”，“愈老就愈进步”作“自以为愈老就愈进步”。

①3倒8—7行：“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原刊“抛弃”作“抛掉”。

①3倒4—3行：“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原刊“憎恶着”作“厌恶”。

①3倒3—2行：“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原刊无“还”字。

①3末2行：“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原刊同此，三版无“的”字。

①3末行至①4第1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原刊无“们”字。

①4第5—6行：“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原刊无“们”字。

①4第6—7行：“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原刊“在”作“给”。

①4倒5—4行：“我的报答，却只能希望当这书印钉成工时，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原刊“这书印钉成工”作“这书的印钉成工”。

①4末行至①5第1行：“……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原刊“正人君子”作“正人君子们”。

《人之历史》

①8标题：《人之历史》原刊作《人间之历史》。

①8第2行副标题：“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释”原刊作“德国黑格尔氏人类起原及系统即种族发生之一元研究诠释”。

①8倒9行：“读黑格尔书者多，吾德之羞也。”原刊“者多”作“之徒众”。

①8倒9—8行：“夫德意志为学术渊藪”，原刊“渊”作“之”。

①8末2行：“今乃敷张其义，先述此论造端，止于近世”。原刊“造端”作“首途”。

①9第1行：“人类种族发生学者，乃言人类发生及其系统

之学”，原刊“乃”作“为”。

①9第11—12行：“黑格尔溢之曰世界史之大欺罔者，……非虚言也。”原刊“大欺罔者”作“大罔”，“虚言”作“虚声”。

①9倒7—6行：“其时诸国之治天物者，率以方言命名，繁杂而不可理”，原刊“繁杂”作“每糅杂”。

①10第4—5行：“《创世记》谓今之生物，皆造自世界开辟之初”，原刊“造”误作“进”。

①10第8行：“尝有生物栖息地球之上，为今日所无有者”，原刊无“息”字。

①10第10—11行：“即偶有觉者，谓生物种类，经久久年月间，不无微变，而世人闻之皆峻拒，不能昌也。”原刊“闻之皆峻拒”作“耳之咸拒”。

①10倒11行：“寇伟……法国人，勤学博识”，原刊“识”作“知”。

①10倒3—2行：“寇伟查鱼兽之化石，始知化石诚古生物之留蜕，其物已不存于今，而林那创造以来无增减变迁之说遂失当。”原刊“失当”作“忤”。

①11第4行：“今兹化石，悉由神造，惟造之之时不同，则为状自异”。原刊少一“之”字，“为状自异”作“状自殊异”。

①11倒10—9行：“故其论虽凭理想以立言”，原刊无“其”字。

①12末行至①13第1行：“惟其所言，固进化之大法，即谓以机械作用，进动物于高等是已。”原刊“机械作用”作“机械的作用”。